荀子

附校勘補遺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

附校勘補遺

（五）

荀況撰
楊倞注
盧文弨謝墉校

荀子卷第十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言論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摠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間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舉爲標首所以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內也　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偯謂不欲

兒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褝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卽衮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覲禮云褝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褝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褝冕蓋亦言褝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

爲韓而載弁也玉藻曰韓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彫謂彫畫爲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諸侯相見卿爲介禮也相見謂於郊地爲會介副也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爲上擯出會教謂戒令畢行謂上介也以其教出畢行羣臣盡行從君也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圭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衞侯使工尹襄問子

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問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歛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爲國以仁爲先也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案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宕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宕謂合宕此明聘好禮

財重禮之義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蕃也表標志也此明爲國當以禮示人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美皐陶之辭言皐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皐陶也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爲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

公曰黃帝學于太顓顓頊學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案新序五太顓作大顓古今人表作大顓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鉸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

儀禮作勖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

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鄭云勖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

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

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所以稱行者在禮也

禮也者貴者敬

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此語出曾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禮以順人心爲本故凶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誤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爲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

尊賢貴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敢不成義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四

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爲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爲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爲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竽笙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襚唅○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襚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乘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爲政

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爲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爲賊害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　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爲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

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三策第三策

下兩人其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

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

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爲陵犯也朝太晚爲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早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

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

辟讀爲避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鄉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

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也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雝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雖與歡同

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也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

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亾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訕上曰訕亾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衞侯之弟鱄怒謂若慶鄭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玄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麤設宴也　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

夫婦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爲本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爲本然後相成也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蹶陷溺所失微而其爲亂大者禮也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和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珮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　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士者修立之名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嘼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爲婚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

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嵩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

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

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　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謂之暗昧　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爲惡也　交譎之

人妒昧之臣國之蔵孽也蔵與穢同孽妖孽言終爲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而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爲七也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　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亾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類皆於法而舉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具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　慶賞刑罰

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癈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不當爲來入某地與新有昏暮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言也子孔子謂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續然大夫四字未詳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

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爲王者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志卑者輕物物輕事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以自輔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氏羌之虜也謂見俘掠不勝任矣不憂其係壘也壘讀爲纍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而憂其不焚也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卹其大而憂其小與氏羌之虜何異幾

辭也或曰幾讀爲豈　今夫亾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盻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貨財也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質遷如商賈也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爲贅孟子曰出疆必載

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家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多積財而羞無有羞貧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上好富則

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摠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

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故無人禦敵必克）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過卜（蒲衛邑子卜魯邑莊子卜邑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邑子路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之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貳當作埶聲之誤也即六經

也　君子之學如蜕幡然遷之（如蟬蜕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滯）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是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君子臨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穫）○（臨窮即阨窮）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懈倦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荅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爲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案廣韻倦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銓字書無攷今從元刻）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

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爲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

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太過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　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言皆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爲人贊相也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爲斯爲孝子也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爲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歟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隰栝三月五月爲幬菜

敝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爲寘檍栝矯燥木之器也言寘諸檍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爲菑謂轂與輻也言矯燥直木爲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視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齲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燥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

君子之檍栝不可不謹也愼之故不可慢爲移其性

蘭芷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爲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糜醢作鹿醢案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潘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

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

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爲美或爲惡皆在其所漸染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愼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案厥同糜說文糜門梱也梱門糜也荀子以厥爲糜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盡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盡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

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師也方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少不諷誦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誦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爲成人也

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

君子進則能盡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

之誠也無盡而厚受之竊也誠君竊位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息

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

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

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

然則賜願

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酔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臯如也嶢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丘壠臯當爲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嶢與墝同謂土墳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公羊僖卅三年

傳宰上之本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嶺讀爲頴山頂也高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斷者矣列子嶺如作墳如如大防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入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

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騶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

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隸意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士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爲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齋與資同兵五兵

也○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貪盜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

○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益郎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爭者爪之假借叉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爭同此亦當別爲一條

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友與有同義相有謂不使喪亾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

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敝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爲如慢也趙注讀爲狙伺也佞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如子野反佞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故佞與懦同從宋本悍戇好鬬似勇而非悍兇戾也戇愚也丁仲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弃國捐身之道也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埶而來乘埶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

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疑則不言未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智者○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閒謂罃爲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窳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汚邪滿車裴駰云甌窶傾側之地汚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蓋同也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窶力侯反汚烏瓜反

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而辨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亾禮君子之所憎惡也掩塞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聰察其辨所操之事邪

僻也操七刀反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詰然雖辯小人也詰當爲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爲楷也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工患反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爲與○唯元刻作雖　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　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亾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亾速之甚也更工衡

反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蝣也浮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爲治不得苟且如浮蝣輩也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爲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亾者誹也惟讀爲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亾者由於退後卽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淸之而愈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脩德在己所遇在命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誡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泜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

交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摠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爲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愼篇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 挹抾酌 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 孔子喟然而歎曰

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據注則撫乃憮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梟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強剛愎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

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鄘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圉將不得爲寡君老也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

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宼犴宼獄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生也二字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各本皆脫今案注增已止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

盡謂黜削單或爲殫○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此注單或爲殫元刻作或爲憚與家語同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也○往乃從之誤下注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同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

姦邪也

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氐本也庳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俾是

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

也王肅云陵遲陂池也○案淮南子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迤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隳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

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偏與諸生謂水能偏生萬物爲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偏予而無私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訛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其洸洸乎不漏盡似道洸讀爲混混水至之貌漏讀爲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爲注量謂阬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阬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

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爲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以出以入以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以出以入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

未如胕贅則具然欲爲人師胕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爲附贅懸胕胕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家語在厄篇作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不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爲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善不爲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亾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棲於

會指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也奔莒葢亦爲所不禮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
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葢暴
露居此樹之下○正文桑落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出而問於孔
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葢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爲彼葢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作北葢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葢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

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愼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顇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有讀爲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

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駢併也胝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紕繆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綢繆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卽疑聊之訛此云教予疑是飤予之訛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汝欺與此所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

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子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

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詘上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倨昔者江出於嶓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遒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設附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爲附說苑作方舟方附也詩曰方之舟之○注設柳舊本作投柳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眾水之多乎○今說苑作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充盈猛厲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寧之也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

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爲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

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謂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盍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雝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此所引詩逸詩也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縝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傷也雖有廉棱而不傷物似有德直不回也）廉而不劌行也（劌傷也雖有廉棱而不傷物似有德

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橈勇也雖摧折而不橈勇也橈屈似勇者瑕適竝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竝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仁者必能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爲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

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耶○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

殷冠王肅云絢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卽朝玄端也絞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益半而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葱薤之屬也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

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
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大戴禮作志不邑邑不知選賢
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不知託賢但勤行不知
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倀倀失據也○止交大戴禮
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曰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重者從物如
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
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案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哀公曰善敢

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隅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言有所執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

不自以爲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宛通此因誤爲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予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之所謂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

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之明各使區分揔要萬物於風雨揔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爲膠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訰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訰訰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訰訰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訰之旬反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淺然大戴作淡然若此則可謂大

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

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

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亾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阼與阼同懷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三句竝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四句皆誤君昧爽而櫛冠昧闇也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齊亾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

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愼脩德亦將有此奔亾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亾國之虛則必有數益焉虛讀爲墟有數益焉猶言益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亾國之虛列必有數矣○數益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誤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爲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

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繃衣繒裘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繃衣繒裘祭服也白與黑爲繃黑與青爲繒禮祭致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繒而已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盖與其無盖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爲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爲市而販者不爲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爲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爲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爲長者之行則亦不爲市買之事竊宏爲察察其有盖與其無盖以竊字屬下句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羨取健羨之人無取詘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鉗下作無取喙喙與諄同方言齊魯凡相疾

惡謂之諄憎諄之閩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誨爾諄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注末舊作諄諄諄倫也訛今訂正健貪也詛亂也口啍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詛忌之人多悖亂讒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爲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捷者必兼人不可爲法也口叡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口叡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詩外傳云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讀爲又余與通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可疎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信亦任也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亾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案家語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爲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譖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爲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民造父無失馬也○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

變易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時也徐而無怠止之時也○元刻作安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貴於外形於四海貴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爲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巾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蘄之言也中蘄

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亾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亾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熹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傅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愼謹密也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

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孟之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伯禽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之愼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士厚爲之貌故人人皆以爲越踰則越踰者過士所應得之分云叩見士問曰無

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則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爲問也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爲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薨未定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詘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

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　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愼篇無　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　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爲之貌尤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　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

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爲梨謂面如凍梨之色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語曰縮丘之封人縮與鄑同鄑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縮縣屬東海也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

盖祿而施癒博位滋尊而禮癒恭○癒與愈同元刻卽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下未知其盖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掘之而得甘泉焉掘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萊不用子焉而齊幷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焉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

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己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幷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幷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己之諫也○紂諸御己舊本訛作諸卿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亾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鮹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懷將聖宋本作將聖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宓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

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

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最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

而夏亾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

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亾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案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荅以法孫卿也句下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邵氏姓注直云處子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案宋本盧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芊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之書其

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貴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

江寧劉文奎刻字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　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鵙鴂巢於葦苕箸之以髮　案說文有箸無著著箸但訓飯歠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卽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傅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

卽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注滫溺也　案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　典禮疑當是曲禮之誤

脩身篇　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治古今黈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　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　擬於舜禹　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濕濕注濕盡謂窮盡明於事　案濕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　孝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軥錄疾力語相似軥錄蓋勞身

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軵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爲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雅烏也　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竝同烏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取以自比也　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僩也注僩與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閒謂猛爲撊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　案注陋者俄且僩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　信而不忘處謙　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閒則忘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人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

合

云能則必爲亂注云能自言其能　案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卽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强通

卷五

王制篇　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　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

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　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　注以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麷注今河閒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麷　案此本鄭康成周禮邍人注彼種字作穜此注宋本元刻俱作種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穜麥耳

卷七

王霸篇　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

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　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閒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　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彊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

佻其期日注佻與傜同緩也　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傜

卷八

君道篇　愿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夠錄注謂夠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彊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　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

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　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　案周語郤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卷十三

禮論篇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　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　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　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訛

卷十六

正名篇 辨埶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埶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 以注末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埶乃辨說之訛注埶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葢因上有臨之以埶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 吳師

道曰鎬通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爲上卿作上客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亾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將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

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亾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瘠矣由此觀之瘠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袗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末引詩作上帝甚怕無自瘵焉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爲皆語助也又攷齊策管燕謂其左

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彖宜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

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

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詆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
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
中書劄子奉
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
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內申納訖今來
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
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
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

例印造進　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

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

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

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劉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頲

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溫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

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

校勘管登佐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　臣　董　唐臣

校勘管朝奉郎守尚書郎官員外郎充直講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　鉼

朝奉郎光禄寺丞監書庫武騎尉　臣　韓　端彦

朝奉郎光禄寺丞管勾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　臣　程　伯孫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　畢　之翰

朝散奉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閣待制知諫院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騎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呂　諱

朝散奉尚書吏部員外郎知制誥兼尚書禮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知諫院騎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錢　公輔

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　介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　抃
推忠協謀佑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監修國史兼集賢殿大學
士柱國兼食邑一萬二百戶食實封參仟肆伯戶臣曾　公亮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

皇朝熙寧　初儒官校上

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

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寖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舛異什又於三

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
迺以公帑鋟木悉視原窻之故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
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
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
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
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
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

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萬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倘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拖目言卿楚人楚

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

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徵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威不旋踵

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發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餔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

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經籍訪古志

荀子二十卷　宋槧大字本　求古樓藏

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楼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吕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字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覯之珍云

狩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為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橅歐陽朱熹校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偽造官

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楊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刻刷氏之姓名將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為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年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讐之失校之字不為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擬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數紙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

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爲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重刊宋台州本荀子跋

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爲北宋呂夏卿
熙甯本一爲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
所刊于台州當時爲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
慶間盧抱經學士據宋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蘋皆有
異議蓋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求日本
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訪之迺知
爲狩石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
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
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
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甯元

年中書劉子翬公亮等銜名據興改自序意視
歷官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
君子知儒矣此本仍作知儒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
者儒鄉響之異非知知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知）
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驗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
又不止顧澗蘋所舉者道箭往生者不胥時而樂
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
又合元纂箚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
蘭皐本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家四庫有荀子補
斷四卷）久保愛（有荀子增注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一帙訂刻為
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

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飼鶴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荀子
附校勘補遺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荀況
注者 楊倞
校者 盧文弨 謝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